

■神州处处

兴文石海

□周习

乌蒙山连着山外山，一连连到四川宜宾兴文县。在兴文县城南30公里处，有一片凝固在大地上的海，叫石海，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为是喀斯特地貌博物馆，教科书式的地貌奇观。

这里的山，海拔不高，多数在几百米，与乌蒙山韭菜坪最高处2900米相比矮得多。所以这里的气温，在夏天令人感到湿热异常，一点也没有高原上爽爽的感觉。兴文石海总面积大约有156平方公里，来到这里，你会从上到下依次看到地表的石海，深陷的天坑和地下溶洞天泉洞。

这是一片惊人的石海，波浪一样的起伏，故被命名为石海涌浪。看上去，这些石头呈脊状，白色，一层层一道道，弯曲延伸；又有人说这像一群在急着想上山吃草的羊群，拥挤拥挤、排排压压、平行排列，规则有序。

走进石海里面看看。哟！峻峭秀丽，规模庞大，一块又一块的巨石，以不同的姿态，独立于地上，颜色像木炭般浓黑。又像列阵的武士，特立独行，努力生长。有的一出生就是山的形状，有着尖尖的芽，独立或一堆；有的上天下小，上平下尖，一块一块重叠着。石与石之间遍布杂树和野草，野花芬芳，蝶飞蜂舞，一起享受大自然的阳光雨露。

进入石海深处，山回路转，坡度加大，一望无际的石芽印足了劲儿往上长，就像农民种在地里的庄稼，突破地表蓬勃于地面，形成大千世界的奇观。石头边几棵枯萎的玉米秸，将我拉回到童年，仿佛时光倒流，又见到了自己的奶奶爷爷，见到了阳光落在柴垛上的苍凉与静谧，见到了摇着尾巴的小狗。我从小生活在齐鲁大地，是黄河入海的地方，见过蔚蓝色的大海，没有见过黑色或白色的石头海，四川兴文县给我上了一堂石头课，让我见识带了海的另一种姿态，凝固的海。

也许单纯的一块碳酸盐石头不值钱，不如玛瑙、不如美玉，但是，当他们以集体的方式列队站在那里，这集体的力量就是财富。这些普通的石头，接受岁月的检验，风会摧毁它们，它们的身躯会被风化，但不会消亡，它们会回到土地上，以另一种姿态服务大地。即使不能种树种草种粮，也会迎来众多的游客、地质科学家和学生，可观赏、可研究，给当地老百姓带来更多的财富。

在一处悬崖间，刻着几个大字：天下奇观。这是胡耀邦同志的笔迹。奇观是怎么来的？一打听，还真有故事。

兴文县，最初叫戎县，明军剿灭了这里的彝人族后，要偃武修文，振兴文教。眼光抬高一点，是瘦削的樊王山，半山腰悬空着一个公馆，这是彝人殡葬方式。过去的彝人是如何把棺材放在悬崖绝壁间的，真是一个谜！

樊王寨是石海中绕不过去的景点。樊王寨里面有几座石屋，看起来像现在的别墅。门前有平坦的广场，陈列着各种竹式武器。有一个大鼓，是彝人召集开会用的，占据了广场重要的位置，很多游客在击鼓，据说当地人常在这里载歌载舞。

夫妻峰是石海中另一处让人印象深刻的风景。两个人形的石头，耸立在一个山头上，如同一对饱经风雨的夫妻。游客来到这里，触景生情，他们拴红线、锁金锁，希望夫妻峰保佑他们过上夫妻恩爱、你依我依的幸福生活。

过了樊王寨和夫妻峰，就出现了一个圆形的天坑。天坑又叫大漏斗，人站在一边，如临深渊。坑底长满了不知名的绿色植物，如一张绿色的地毯，覆盖着坑底；又如一块绿色的宝石，温润安静。往对面看，全是悬崖峭壁，裸露着灰白色的岩石，陡峭险峻。幸亏在缝隙间生长着绿色的植物，给灰色的岩石做了点缀，截取任何一段，都是一幅很美的风景。

溶洞隐藏的神秘景观，是难见的地下仙境。从讲解中知道此洞分四层，有七个大厅的美景。我们沿着台阶随着人群走到第四层，就看到最著名的景观——天窗，名为泄玉流光。原来是因洞顶塌了，泉水能直飞下来，阳光也正好能直射进来，这就是泄玉流光名字的由来。大约有300万年的地质历史。

喀斯特地貌最常见的就是钟乳石，天泉洞内也不例外，大小不一、长短不齐的钟乳石，如宫廷夜宴的美女，千姿百态，让人眼花缭乱。石笋、石花、石柱、石幔种类繁多，似梦如幻。亭台轩榭、瑶池胜景——俱全。

天泉洞内有很多人类生活的痕迹，洞内有的地段非常空旷，据说神秘消失的彝人也在这里居住过，明朝万历年间，曾做为屯粮练兵的场所，苗族同胞常在这里避难；还有个石头墙，写着抗战兵工厂遗址，抗日战争时候，国民党的重庆二十一兵工厂就迁人这里。

兴文石海聚集荟萃了地球上所有喀斯特地质景观，是大自然奉献给当地人民的一笔财富。1980年5月1日，兴文石海开始对外开放，做了旅游文章，成为地方发展经济的抓手。走过亿年风吹雨打，兴文石海始终保持自己独特的风格，在今天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

■心香一瓣

桃花那些事

□刘海红

三月，春蔓延开来。满眼的绿，大片的绿，纯粹的绿！绿得让人心荡荡漾，绿得使人充满希望，绿得也有些许寂寞……

桃花第一个支棱起耳朵。在一个雨水充沛的夜晚，粉色的芽苞齐刷刷探出了头。于是，阳光再次升起的时候，天地间忽然变得千娇百媚起来。

“哇，桃花开了！”路过的人忍不住跳着叫着，欢呼起来。

“桃花春色暖先开，明媚谁人不看来”。结伴赏花，既是迎春习俗，也是惜花之人的高雅之趣。桃花最懂春，它促成了这桩花事，为这个春天举行了一场盛大的仪式。远远的，一行行，一排排，亭亭如盖，姿态各异。人面桃花相映成趣，人在画中游，画在景中走，在这样一个美好季节，桃花用生动的演绎，完成了春天故事。

站在桃林，不由想起姥姥家的桃树。虽不知其年月，但树冠硕大，遮天蔽日。春天，一棵树仿佛撑起一方天地；夏天，千叶难掩累累果实，是一片风景，也是纳凉摘桃的好去处。

记忆中，这里却是一方“禁土”。树周围数十米，被野坭铲严严实实地围了个篱笆。外人进不得，表哥表姐偶尔进去玩耍，也只能尝尝落地的坏桃，大人连坏桃也舍不得沾唇，另有它用。贫穷年代，桃是一大家子的主要生计。我则是被特殊优待的，整个暑期，姥姥总会隔三差五偷偷把一些熟透的软桃挑出来，看我吃掉。姥姥是不吃的，她说她对桃子过敏。说这话时，姥姥还总是咯咯地笑。

母亲也偶尔会买些桃打打牙祭，通常会买两种：白里透红的冰糖桃，青涩的毛桃。母亲说，毛桃吃起来更有桃味，她喜欢这个味。母亲说的时候，也会像姥姥一样咯咯地笑。

笑声几十年都在，从心头，到眉头。此时又和身旁游人的欢笑声交织在一起。我的思绪也被拉到眼前，桃花林因人的参与而热闹非凡起来。你看，摆拍合影根本不过瘾，那就编个舞蹈，设个情景，拍个段子编辑成小视频，或者干脆视频通话，邀约好友家人现场观看。一个满头白发的老人，熟练地拿着自拍杆边角角地录着，试图定格快乐……自媒体时代，每个人都是主角。他们诉说着喜悦，表达着热爱生活的方式。他们的快乐，在现代科技手段的助力下，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淳朴的乡风渲染着桃林。乡亲们歌舞队来了，锣鼓声来了，只有重大活动才出现的背柱戏也来了，麻糖、琉璃咯嘣通通都来了，像极了儿时过节的红火。集文化、娱乐、休闲、美食于一体的氛围，将赏花的兴致烘托到极致。记忆中的桃花从没被这样重视过，心动过。那时的花开花落，只是季节更替的一个标志。当填饱肚子成为一个问题的时候，你是难有心情停下来去闻一朵花香的。

如今的我，已不需要像姥姥和妈妈一样拮据，买不同种类的桃子跟女儿分着吃。从物资极度匮乏到物质极大丰富，人们的生活思维方式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我依然会把桃子的事讲给女儿听。

去年夏天，和老家的表姐视频通话，看到在曾经那棵老桃树生长的地方，多了一排年轻的，充满活力的新桃林，蓬蓬勃勃的，这是我记忆中桃树的模样，昂扬向上、青春勃发。表姐说，它们都是老桃树的种子，是老树生命的延续，也是村里人情感的延续。老树的野坭针篱笆早已拆除，那是贫穷的篱笆。如今，新老共存的桃林成了大家共享的风景，共同的守护，共有的期盼！

桃花节寓意着新的开始，新的希望。它给予了人们无限想象的空间，恰如此时天马行空的我，感慨万千。

桃花最懂春，春最懂人心。

■城乡之间

蓝田“勺勺客”

□朱润林

西安蓝田县历史悠久，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100多万年前蓝田猿人就生活在这里。

蓝田也是中国出名的厨师之乡。远在115万年前，蓝田人便把茹毛饮血推进到火烹时代，伏羲与女娲“结网罟以教佃渔，养牺牲以充庖厨”，被誉为饮食文化始祖。出土文物表明在龙山和仰韶文化时期，已经开始用陶烹、火烹、石烹。开通丝绸之路后，西域胡人来长安经商，胡汉饮食文化交融渗透，蓝田是通往吴楚的交通要道，是“五里有店铺，驿站设酒肆”之地。自然而然，蓝田饮食，厨师也随之兴盛起来了，“蓝田勺勺客”声名远扬。

蓝田厨师的历史，始于唐，成于宋，兴于明、清，辉煌于现代。古时人们生活紧巴巴的很清苦，一家三孩就送走一个去城里找活干，常常去饭铺给掌柜帮厨洗菜，“拉风箱”，打扫清除，逐渐学会一些手艺。三年的媳妇熬成婆，逐渐蓝田“勺勺客”越来越多。“凡是冒烟的地方就有蓝田乡党”，这话不假。

据说，全县65万人中有近1/10从事厨师行业，几乎每个村子里都有几个小有名气的厨师，厨师行业俨然成了一大支柱产业。

蓝田厨师做菜以香辣、酥烂、脆嫩、清爽、酸甜见长。利用煮、炒、烩、酿、炖各道娴熟的工序，保持食物原汁原味不流失，无论凉菜、热炒、面点都秉承传统，形成独特的劳务品牌和文化品牌。

名菜如香椿芽煎蛋、桃仁拌黄菊、九孔炆莲菜、鲤鱼养麦恰恰、江米甑糕、臊子面、红肉煮馍都名气很大。还有不少被评为中国名菜，如香葱牛柳、香辣肥鱼柳、灞河芋糍粑等等。台湾连战夫妇来大陆时，吃到蓝田的槐花麦饭，夸奖道是“大陆之行最珍贵的食物”。

蓝田厨师厨艺高超，还在于他们从不墨守成规，而是善于取人之长、补己不足、充分吸取东北、湘、淮、扬、粤等地的经验，所以能发展成现有600多种菜肴。

重视和扶持发展这一产业，是当地政府高明之举。蓝田对厨师的培训抓得紧、抓得实。全县有30多个培训单位。1982就在中学设置了专业烹饪班，近年又新建了一所全日制中等专业学校烹饪职业学校，已招收初中毕业以上500名学生，家庭困难的学生免收学费，专门学习中、西食品、蔬菜、雕刻、面塑、小吃、特色花馍等技艺，与全国20多个大中城市星级酒店签订合同及就业协议。

一勺转天下，如今的蓝田厨师已经形成一个富民产业。被中国厨师协会评为“中国厨师之乡”和全国“我最关注的劳务品牌”。

■乡间人物

送快递的她

□耿艳菊

第一次同她打交道，就闹了小小的不快。按照送货单上的地址，她找不到我家的门牌号。电话里询问，我告诉她到某某超市门口就行。

隔了一会儿，她来电话说到了。我急匆匆下楼，环视四周，并未看到有送快递的。打电话去问，她说我就在这里等你呀。我们在电话里说来说去，怎么也说不明白。我有些生气，电话那端却不说话了。我更生气了，忽然听到了她大笑，她说：“原来这附近有两个名字相同的超市，你等一下，我马上就到。”说真的，刚搬来不久的我，还真的不知道有相同的超市。

超市门口徘徊的我还是没有认出她，直到她扬起包裹喊我。那样粗硬爽朗的声音，绝对想象不会是一个女人。待她结结实实站在我面前，我忍不住打量她。不是那种小鸟依人、小巧玲珑的女子，和她的声音一样，高大、强壮、明朗。脸颊上两朵红晕，风吹日晒，定是受过不少苦吧。

她嘿嘿笑着向我道歉，解释说：“嗨，我刚来不久，负责这块地方，还不熟悉，以后不会发生这种情况了。”

她笑起来的时候，脸上的高原红像开在脸上的两朵花，红艳艳的。我噗嗤也笑了，这种情况怎能怪她呢？

之后我常常见到她送快递，有时仅仅是路上碰见，她也会递过来一个大大的笑容和一句温暖的问候。

一日傍晚，来送件的竟是一个清瘦的大男孩，男孩向我说，他母亲感冒发烧，但怎么劝都不肯休息，怕耽误收件送件。

我抬头，远远的马路对面，她坐在车上，恹恹的。看到我，她挥了挥手，仍向我投以舒朗的笑。夕阳的余晖洒在她的身上，宛若给她镀了一层金粉，明亮得晃人的眼。

蓦地想起，《红楼梦》里说，女人是水做的。而事实上，有些女人是金子做的。经得起生活的敲打和磨练，岁月里愈沉淀，愈泛出璀璨的光芒。

■故园情思

一日，我忽然发现，中国农民使用了数千年的石磨集体“换岗”了：它们有的与碾、碾、猪食槽、牛食槽等其它寻常石器一起，充当了路边“古石器店”里待售的“老古董”；有的则成了某些景区假山、石桥、幽径等景点与道路的建材，这令我内心五味杂陈……

我的童年充斥着对石磨和地瓜煎饼的记忆。将地瓜切片、晒干，用石磨磨糊后烙成的煎饼，便于储存、携带、还助于消化。因此，地瓜煎饼逐步成为百姓餐桌的主食。

谁家要是囤着一囤地瓜干子，就会被公认为这家的日子过得很殷实。而谁家一旦被传“连个地蛋子都没有”或他们家的孩子“吃个地瓜都不知道倒正”，那就意味着生活窘迫了。

奶奶的去世与地瓜有着密切关系。据说，父亲出生的那年，天气干旱，农作物普遍欠收，早春时节，爷爷一冬天捡拾得来的少量地瓜干就早早地吃完了。

听说东邻谢家村的谢某哥关东（大连）发了家，于是爷爷就动员奶奶妈关东：闯出个名堂来咱就不用再像祖辈们那样，抱着磨棍在磨沟里转圈了！

于是，奶奶打理了一个包裹，爷爷抱起年幼的父亲，一家三口紧一程、慢一程地向大连方向奔来。

■诗词歌赋

春色组诗

□胡金华

春始

青草从尘封一冬的记忆里爬起
抖了抖一身的寒意
低微的身板紧贴着泥土妈妈
积久的压力反让他轻松
他在地心冒出的一点热气里长吁一声
披一身嫩绿颤巍巍闯入人间

只有一旁的大块头
比如大树大山还在等待
同样的时节同样的闯入者
无叶的小枝上小花朵绽放了
恋窝的小鸟儿四处飞了
清清的小溪水一路惊讶一路歌唱
结伴的野鸭早已卸下了冬装
不再胆怯在水中欢快地玩耍
就这样，春天
从这些卑微的小物体上最早开始

春山

密密麻麻的阡陌连着不绝的青山

青山密密麻麻的新绿挤满树丛
树丛密密麻麻的枝叶藏匿了小道
小道的每一处啊
贮存着我儿时密密麻麻的记忆

春山之顶有空悠的白云
春山之上有盘旋的白鹭
春山之中祖墓群里有高耸的白茅
春山之夕，夕阳西下
踽踽而行走着一个白首翁
如路边寂寞绽放的一朵小白花
又如天边飘过的那朵孤单的白云

春水

雪山赋我冰清玉洁
草木滤我晶莹剔透
我走入初春的田野山川
寻找内心的温暖和春意

我一直都在努力积聚
梦想着成溪成河奔流入海
我的肉体属于与生俱来的纯洁
我的性格属于天地造化的不平则鸣
在我的身后
偶有电闪雷鸣冻雨霏霏
在我奔腾过的地方
定会绿草如茵鲜花盛开



《美丽乡村》(农民画)。

郑利民画

记忆中的老石磨

□翁振民

力，到生产队劳动挣工分了，母亲重点是张罗着支整子烙煎饼。推磨的任务就责无旁贷地落在了二姐、三姐、我和四妹四个人身上。

在十口人的家里，即便母亲每次烙出近一米高的一摞煎饼，三天之内就会被全家人吃光。东邻隔壁大爷家和我家人口差不多，两家推磨的频次、时间几乎一致。推磨时两家的说话声都能相互听得一清二楚，成员间还经常打趣提神、相互询问推磨进度。

“办年”的时候，推磨的任务就更重要了。所谓“办年”就是置办过年所需的物品。农村“办年”的主要内容就是推磨烙煎饼，据说山区的人家要置办下来来年7月的量，煎饼的高度往往触及到堂屋西北角的屋顶。而我家每年进入腊月开始，也几乎每天都在推磨烙煎饼，直到母亲估计烙成的煎饼差不多够全家人吃过正月为止，这段时间，推磨的我已苦不堪言。母亲却总说：“多亏了这盘磨，没有它，咱十口之家吃饭就难办了。”

“三弟，天快亮了，赶紧起来推磨！”有早上，我正在热乎乎的被窝里做梦，被二姐急促地摇晃了起来。没睡醒，又有抵触情绪的我在磨沟里转了几圈就开始头晕，发起力来很不均衡，导致三姐、四妹靠着磨片的磨棍头部多次滑脱下

来，掉进已经磨制好的食糊里，惹得她们姊妹非常生气，四个人都在气呼呼的，长时间没人说话。

“唐僧、沙僧、猪八戒、孙悟空，到西天，去取经。”可能是听到了我们姊妹间的争执，隔壁的大娘似乎有意提高嗓门，竟开始讲《西游记》了。

大娘姓李，娘家是西南方向、距我们村六七里地的李家官庄村。听人说，大娘很有才，是村里“识字班”的高材生。

“大娘，唐僧去西天取经用了多少年？”四妹好奇地问。

“14年！”大娘肯定地说。

“取的那些经有什么用处？”三姐接着又问。

“普度众生！”大娘炫耀地说。

她们的谈话间，我猛然觉得，整日在磨沟里混混沌沌地转，推磨也不像取经吗？他们师徒四人都安全地回来了，而我奶奶却病逝大连，“普度众生”太飘渺了……

“三弟，怎么又掉磨棍？”二姐猛地喊了一声，我惊醒了，原来任由石磨推着的我，转着圈就睡着了。

时光飞逝，人们如今已告别贫穷，生活和过去天差地别，曾经家中必备的石磨也成为历史，而“老古董”承载的记忆和乡愁，却久久地留在我的心间。